



總要救一些人！

首先，我們雖然肯定警方在防止罪惡，社會福利署在支援危機家庭中，各有重要的角色；然而，我們可以想像，即使有更多的資源投入，更好的防禦措施，都防範不了所有的問題。所以，每當有這樣的慘劇發生，市民應當避免片面的批評；而基督徒除了為當局能做得更好而禱告，也要為前線的人員禱告。根據華員會社會工作主任職系分會的資料，由二〇〇五年至今今年十一月，該職系已有二十八名社工離職，當中十五人屬於處理家庭糾紛個案的保護家庭及兒童課或家庭中心員工。社工離職的箇中原因不一而足，但設身處地去想，一個壓力大、責任重又易受傳媒苛責的工作，因不勝負荷而離職的情況是可想而知的。在此真想為前線社工打氣，你們所作的事，無論結果怎樣，都是彌足珍貴的，你們的限制和困難，主是知道的，靠主的恩典，總要救些人！

在教會內部，這些事件提醒我們，弟兄姊妹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上要分外警醒，堂會內的家庭生活教育與輔導也需要繼續發展。在婚姻和家庭上，正如在人生的其他層面，基督徒總要提防老我的頑梗偏執、撒旦的試探鼓吹和這世界的惡劣風俗，裡應外合，使我們也落在同樣的罪惡中。不但要提防肢體的暴力，也要消除言語的暴力，以聖靈裡的喜樂和盼望，取代潛藏心底的苦毒與憤恨。在牧養的實況中，不少牧者在婚前輔導和婚後的牧養關懷上，都是很願意支援弟兄姊妹的，可惜往往得悉他們的家庭危機時，已積重難返，而當事人又未必同時有良好的意願和動力去和解。當然，也有夫婦在求助時，發現牧養支援不足，這是可以明白的。正因為這樣，所以需要有更多的基督徒夫婦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持續成長，起來共同承擔牧養的職事。誰願意回應這個異象呢？除了牧養信徒群體，我們若能經歷神的恩典更深，豈不可以向未信的朋友作見證，多救一些人嗎？

主啊！我們的心為這世代哀慟，求祢在這年間，興起祢自己的作為！阿們。

（作者為北角堂傳道）



你在這裡做什麼？

● 林豪恩

這是「校園特工」的最後一篇。

在這專欄中，筆者曾經試圖描繪中大學生基督徒團體的面貌，談及今日大學生對追尋人生意義的情況，介紹國內學生福音事工及個別同學的反應，及為嘗試進入大專校園服侍的同工提出拙見。

非常難得，筆者收到讀者的回應。其中一些問題如下：怎麼會有宣道會的同工在崇基校牧室？你在那裡所做何事？你所做的與學園傳道會及中大學生福音團契等有什麼分別？你是如何執行事工？

第一，為何有一位宣道會的同工在崇基學院校牧室事奉呢？根據姚添壽牧師在〈大專宣教事工新一頁〉（《宣訊》第六十五期）的介紹，宣道會與崇基學院校牧室的合作是由二〇〇三年中開始探索，至二〇〇五年中正式調派同工往赴工場。原來，當年的學生信仰調查報告顯示，崇基學院的基督徒學生中，有約十分之一是宣道會會眾。校牧室是學院提供牧養的部門；而派遣同工進入校牧室，是顯示宣道會對其會

眾的關懷，也表達了對大專福音事工的直接支持及參與。

第二，宣道會的同工在崇基學院校牧室所做何事呢？與學生基督徒團體，例如學園傳道會及中大團契等，又有什麼分別呢？這要從校牧室的職能說起。根據伍渭文校牧在〈校牧室感言〉（《崇基學院金禧特刊》）指出，校牧的職責包括帶領學院宗教活動，關注學生和教職員的福利及校園生活，及執行校董會交付的其他事務。校牧室，就是協助校牧執行其職責的學院部門。透過與其他部門一齊負責學院週會，參與學院節慶活動，與崇基學生團契及教職員團契合作為學院成員提供牧養，協助學生宿舍組織基督徒小組及聯合活動，在學院禮拜堂舉行主日崇拜，為個別同學及教職員提供信仰輔導，組織跟基督教有關的、與兩岸三地及海外大學生的交流活動，在學院內舉辦基督教文化節等，為學院提供基督教的氛圍，為大學教育增加基督教的向度，見證及傳承崇基學院基督教高等教育的使命。宣道會派

遣同工成為校牧室其中的一位同事，是與校牧及兩位行政同事分工合作，執行上述的各種任務。

第三，作為宣道會的會眾，大家最關注的可能是：我們派遣的同工正在做什麼？如前所述，校牧室的同事分工合作，正如區聯會的期望，你們所派遣的同工的核心事奉對象是學生，核心事工是學生福音工作，具體內容可從上文介紹的校牧室工作中有關學生事工的部分得見，不作重述。

此專欄雖然結束，歡迎讀者繼續聯絡交流，電郵地址如下：walterlam@eservices.cuhk.edu.hk。（專欄完）

（作者為宣道會大專校園宣教士、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助理校牧）

不同的末世觀，當然影響教會觀和宣教觀。

宣信沒有將人的靈魂和身體分割，不認為福音只關乎人的靈魂需要，故可無視肉身的需要；剛好相反，他非常強調福音的整全性，福音是關乎全人的，耶穌基督的拯救是

耶穌基督在什麼時候回來，本來不是重大的議題（反正我們不知道準確的時間），但前千禧年派與後千禧年派的最大分野，卻在於對歷史和文化的看法。後千禧年派相信千禧年國度是由人所建立的，他們對人性比較樂觀，認定社會和文化不斷進步，特別是藉著教育和社會服務，可以逐步消除社會的罪惡，將福音精神實現於地上，建立天國在人間。前千禧年派則對人性和社會有比較悲觀的看法，相信罪性是根深柢固地盤踞在人心，也盤踞在人間，所以即或科技發展、物質進步，人性仍不能自變，罪惡無法消除，只會以更現代化和更集體性的形式肆虐，所以天國無法建造在人間。千禧年國度不是人間歷史發展的延續，而是人間歷史結束後的另一個階段。

總結而言，「四重福音」是末日取向的，它所說的不僅關乎耶穌基督在過去為我們成就的事，也是指向祂要成全在我們身上的應許，而此應許在末日將得以完全。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救主，祂不僅在今天救拔我們，在將來還要拯救我們。耶穌基督是使人成聖的主，祂在人身上的作為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恆久不輟。耶穌基督是醫治人的主，祂供應我們全人的需用，直到我們見祂的面。今天基督徒所能承受的所有福氣，都是指向將來我們在天上所能享用的福樂；相對於將來，今天的一切還不過是預嚐（foretaste）哩。（專欄完）

（作者為建道神學院院長）

（「宣道會末世觀」三之三）

耶穌基督在什麼時候回來，本來不是重大的議題（反正我們不知道準確的時間），但前千禧年派與後千禧年派的最大分野，卻在於對歷史和文化的看法。後千禧年派相信千禧年國度是由人所建立的，他們對人性比較樂觀，認定社會和文化不斷進步，特別是藉著教育和社會服務，可以逐步消除社會的罪惡，將福音精神實現於地上，建立天國在人間。前千禧年派則對人性和社會有比較悲觀的看法，相信罪性是根深柢固地盤踞在人心，也盤踞在人間，所以即或科技發展、物質進步，人性仍不能自變，罪惡無法消除，只會以更現代化和更集體性的形式肆虐，所以天國無法建造在人間。千禧年國度不是人間歷史發展的延續，而是人間歷史結束後的另一個階段。

當然我們也不用採取「全有抑或全無」的態度，不相信天國能建造在人間，不等於便不能或不應爭取某種程度的社會公義。對醫生而言，無法使人長生不老，不等於不要延長病人的壽命。宣道會的信徒仍可積極參與社會和文化建設，但不要將任何政治或社會革命的「成就」等同於天國的實現。

內容的類同不等於目標相同。宣道會的社會服務只針對個人的需要，動機乃出於對個人的關懷，卻沒有任何集體性的目標，諸如文化更新、社會建設、促成天國實現於人間等。集體性的目標只是後千禧年者的信念，前千禧年派是沒有這樣子的信仰的。

宣道會的精神是復原主義（restorationist）。復原主義者相信，經過漫長年日的磨蝕，教會有些寶貴的傳統給遺失了，必須把它們恢復過來。醫治是教會長期失落的一個福氣，而積極向普世宣教也是另一個被忽略的任務，這與使徒行傳所記載早期教會的表現大異其趣。今天教會必須效法早期教會的榜樣，以傳福音和海外宣教作為最重要的使命。

宣道會的精神是復原主義（restorationist）。復原主義者相信，經過漫長年日的磨蝕，教會有些寶貴的傳統給遺失了，必須把它們恢復過來。醫治是教會長期失落的一個福氣，而積極向普世宣教也是另一個被忽略的任務，這與使徒行傳所記載早期教會的表現大異其趣。今天教會必須效法早期教會的榜樣，以傳福音和海外宣教作為最重要的使命。

覆蓋全人的，「四重福音」是一個福音的重面相，重點不在於「四」，而在於整全。耶穌基督若是拯救我們，便拯救我們到底；耶穌基督是我們的一切，祂也滿足我們的一切。宣道會在傳福音之餘，積極從事社會救濟和服務工作。宣信在紐約開展各種社會服務，宣道會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地也從一開始便開辦各種社會服務。所以，若是從宣教事業的內容觀之，宣道會與其他後千禧年派的差會無大差異。

（梁家麟牧師）



前千禧年

● 梁家麟牧師